



古史辨中

李鏡池對周易經文之析論

國文碩二 廖心怡



從顧頡剛與錢玄同之討論中一窺古史辨派基本觀點

一、偽書亦有其價值

顧頡剛：「許多偽材料，置之於所謂的時代固不合，但置之於偽作的時代，則仍是絕好的史料。我們得了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個時代的思想和學術。」

錢玄同：「考辨真偽，目的本在於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與善惡是非全無關係。即以孔二先生而論：假使〈禮運〉是偽書，《春秋繁露》非孔學之真，則大同之義、三世之說，縱極精美，卻不可認為真孔學；假使《墨子·非儒》篇、《莊子·盜跖》篇等，不但非偽書，而且所說是實錄，則我們雖甚愛孔二先生，也不能替他遮掩剝人家衣裳的拆梢行徑和向土匪磕頭禮拜的醜態。」

從顧頡剛與錢玄同之討論中一窺古史辨派基本觀點

二、對漢儒的鄙薄

顧頡剛：「漢人最無歷史常識，最敢以己意改變歷史，而其受後世信仰乃獨深，凡今所傳之古史，無不雜有漢人成分者。廓而清之，固非一日事矣。」又曰：「現在所見到的古書，沒有一部不是經由漢人所整理；現在所知道的古事，沒有一件不是經由漢人所編排。」又曰：「經學裡不知包含多少違背人性和事實的說話。」

錢玄同：「二千年底學者，對於『六經』的研究，以漢儒最糟。……我們現在應該更進一步，將這團最厚最黑的雲霧盡力撥除。」又曰：「不把經中有許多偽史這個意思說明，則周代-及其以前-底的歷史永遠是講不好的。」

從顧頡剛與錢玄同之討論中一窺古史辨派基本觀點

三、經傳分治、崇經抑傳

顧頡剛：「倘使不破壞《易十翼》，如何可把《易經》從伏羲們的手裡取出來而還之於周代？倘使不破壞漢人的詩說，又如何脫去詩序、詩譜等枷鎖，而還之於各詩人？如不還之於周代及各詩人，則《易》與《詩》的新建設，又如何建立的起來？」

從顧頡剛與錢玄同之討論中一窺古史辨派基本觀點

四、疑經與疑聖

顧頡剛：「『六經皆周公之舊典』一句話，已經給『今文家』推翻；『六經皆孔子之作品』一個觀念，現在也可以駁倒了。」

錢玄同：「我以為『經』之辨偽與『子』有同等重要-或且過之。因為『子』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懷疑之態度，而『經』則自來為學者所尊崇，無論講什麼，總要徵引他、信仰他，故『偽經辨證集說』之編纂尤不容緩也。」

又曰：「我以為推倒『群經』比疑辨『諸子』尤為重要。」推倒群經之後，再推倒孔教：「我以為不把『六經』與『孔丘』分家，則孔教總不容易打倒的。」

從顧頡剛與錢玄同之討論中一窺古史辨派基本觀點

五、辨偽史與辨偽事

錢玄同：「先生所問：『我們辨偽，還是專在偽書上呢？還是併於偽事呢？』我以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偽事』比辨『偽書』尤為重要。」

顧頡剛：「我想我能做的辨偽事情不過兩種：
(一)考書籍得源流。(二)考史事的真偽。」

由於古人沒有類似，後世的著作權概念，古書的「作者」、「述者」還有「撰人」，時間可以拉得很長。因此，古書形成時間的遠近與歷史真實之間並沒有必然關係。

李鏡池

李鏡池(1902-1975)，現代易學家，字聖東，廣東開平人。早年就讀於廣州協和神學院，畢業後至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深造。1931年南遷，輾轉在廣州、雲南協和神學院、香港、台山、區江培英中學等校任教。其間1935-1936年曾回燕京大學任教。八年抗戰結束前後，受聘於廣州嶺南大學，歷任副教授、教授等職。

1953年轉至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1965年退休。與顧頡剛等人研究歷史而兼及《周易》不同，在古史辨派中，李鏡池是唯一的一位終生致力於《周易》研究的學者。

李鏡池學術著作年表

篇名	年代	原載處
〈易傳探源〉	1930 .5.1	《古史辨》
〈左國中易筮的研究〉	1930.夏	《古史辨》
〈周易筮辭考〉	1930.12.12	《古史辨》
〈古代的物占〉	1932.10.30 ²⁴	《嶺南學報》 ²⁵
〈周易筮辭續考〉	1947.5.3	《嶺南學報》 ²⁶
〈周易卦名考釋〉	1948.12 ²⁷	《嶺南學報》 ²⁸
〈周易筮辭句讀考異〉	不 晚 於 1949.5	今不得見 ²⁹
〈周易校釋〉	1949.6	《嶺南學報》 ³⁰
〈關於周易的性質和它的哲學思想〉	1961.7.14(21)	光明日報
〈關於周易幾條爻辭的再解釋—答劉蕙孫同志〉	1961.10.1	《學術研究》 ³¹
〈周易的編纂和編纂者的思想〉	1962.5.12	《周易探

〈談易傳大象的體例〉	1962.11.1	源》 ³²
〈易傳思想的歷史發展〉	1963.3.5	
《周易探源》	1963年。	
〈論《周易》的著作年代—答郭沫若同志〉	1967.6.15 ³³	《華南師院學報》 ³⁴
《周易類釋》	遺稿，至遲 1966 年初稿已完成。	
《周易釋例》	至遲 1967 年初稿已完成，今不得見。	
《周易通論》	該書名首見 1967 年寫給郭沫若的書信，今不得見。	
《周易通義》	1981 年 9 月出版。	
《周易通義簡編》	為遺稿，至今未曾公開出版。	
《周易選釋》		
《周易選》		

顧頡剛與李鏡池

- 一、來往書信三封收錄於《古史辨》第三冊，討論易傳的時代與作者等問題
- 二、寫於一九三零年，早於所有李鏡池所著之《易》學篇章

顧頡剛《古史辨》：我對於標點《易經》的意見，以為“**文法的比較**”最為重要。因為《易經》中所說的話，不但我們不懂，即作《易傳》的人也不懂（看〈象傳〉的只會敷衍字句可知）。那麼，我們要標點它，只有從文法上去求出它的成語（縱不能知道它的意義，也須知道哪幾個字是可以聯綴在一起的），使我們的標點不致把那時的成語打碎已算盡了我們的職責。

我很希望你把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一一寫在片上，**把這四百四十八張片子常常排比，把其中相同或相類之句子，相同或相類之成語，相同或相類之文字，不憚細瑣，一一鈔出比較。**這是最切實的一步工作。這樣去做，定有許多意外的發見，為經師們所想不到者。

顧頡剛與李鏡池

李鏡池於一九六二年〈周易的編纂和作者的思想〉：

《易》文既難解；我們要了解它，最好還是從《易》文的本身研究，比較它的詞的含義，那是用本義，那是用假借引伸等義。《易》的材料來源很早，它所反映的歷史現實、意識形態，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都有，所以要從歷史社會背景去理解它，而不能用封建社會甚至今日的思想去解釋它。……固然有些材料還保存了原來樣式，有些句子跟整個卦未必有有機的聯系，但它基本上是有組織的有聯系的，或者是形式的聯系，或者是內容的貫通。我們要理解它和引用它，先要從每個卦的整體系統來進行分析。這是一個標準，沒有這個標準，不先經過一番整理分析，是不便於引用闡釋的，因為它不是孤立的個別的，絕大多數是有系統聯系的，個別的摘用，孤立的解釋，不免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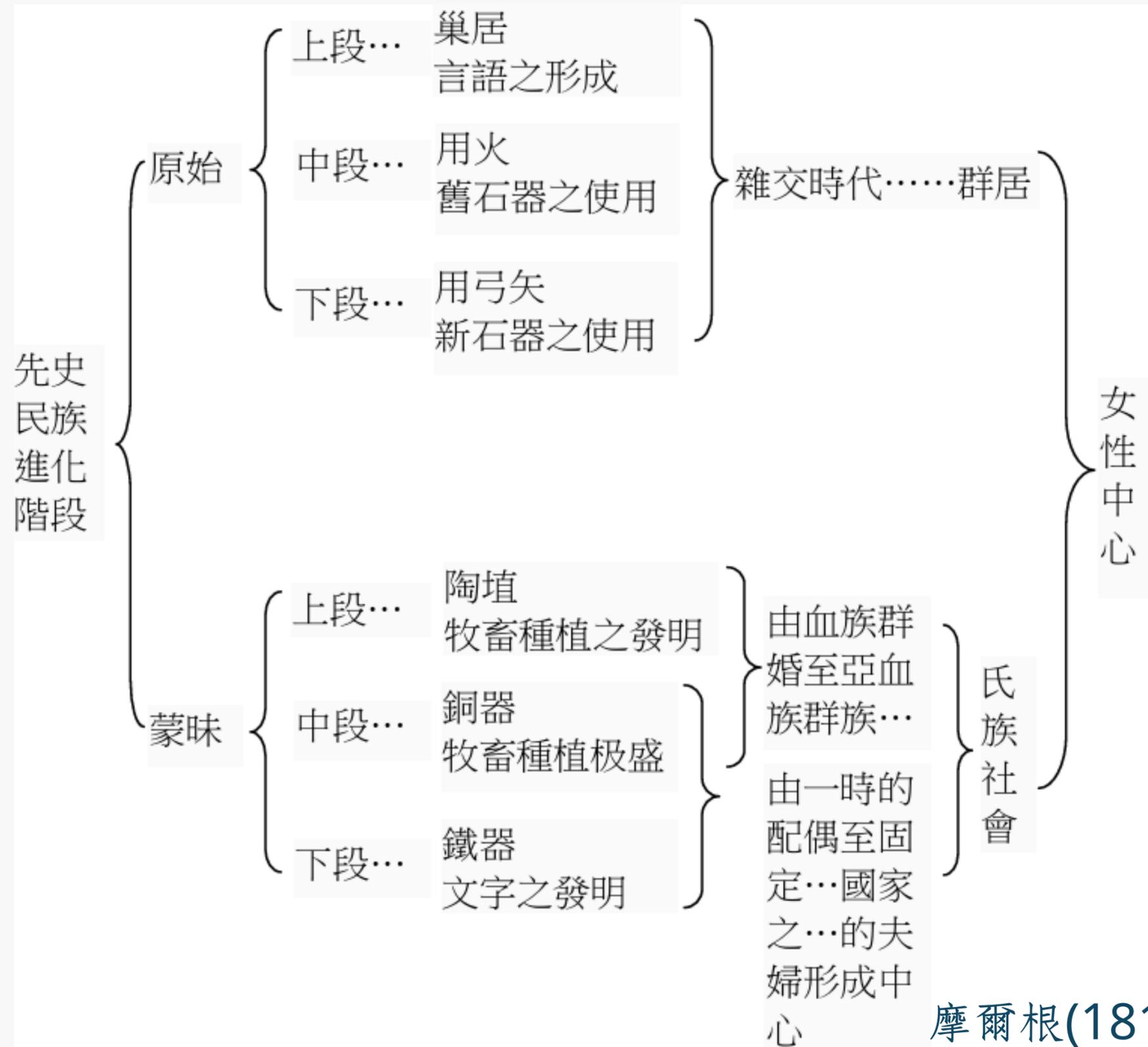
郭沫若與李鏡池

一、來往書信寫於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

李鏡池：「現代對《周易》的研究，比之古代是有很大進步的。以郭沫若為代表，開始了用馬列主義觀點研究《周易》，他所寫《周易社會背景與精神生活》一文，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摘引若干卦爻辭，以分析古代社會，頗著成績。」

李鏡池在所著《周易通義》一書中指出「讀《周易》還有一個基本點，就是要明瞭《周易》所反映的時代以及它所產生的時代，然後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把其中所記述的材料、所表述的思想，放到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去理解和分析。」

郭沫若對西周社會的詮解



「《周易》時代該當於蒙昧時代之
中下段，鐵器雖無明證，而文字則
確已發明。」

摩爾根(1818-1881)所劃分的「先史民族進化階段」表。

郭沫若對西周社會的詮解

郭沫若對西周社會的形容，這是一個「穴居野處的習慣還未完全廢掉，游牧依舊盛行，而後代的絲綿織物還未發達。且人類還在自給時代，工藝活動是奴隸童僕所為，不為君子(當時的貴族)所掛齒。群婚的遺習無可考見，惟偶婚的痕跡則儼然存在。母系制度尚有殘存痕跡，但更明顯的，是已向父系社會制度推移。國家的雛形雖約略具備，但僅是雛形，和氏族社會相隔並不甚遠。祭祀為國之大事，且當時還有以人獻祭的習慣，人牲的來源則是戰俘。

原始氏族社會向奴隸制推移是因農業發達所致：

男性擁有牛羊→草料恐慌→芻秣栽培→禾黍種植→男性產業固定成農業，女子家庭生產成為附庸→私有財產確立→貧富懸殊與搶奪交易

李鏡池理論與古史辨派學者之比較

相同：

- 一、視經為史的基本態度。
- 二、對「易歷三聖」的否定。
- 三、「經傳分治」的研究方式。

不同處：

- 一、對各篇作者的時代判定上，或稍推遲或稍提前。
- 二、對《易傳》沒有太情緒性的貶抑，承認《易傳》雖非孔子所寫，但**仍舊是儒家作品**。不像錢穆等人認為《易傳》是道家作品，他只說「《易傳》中採取揉雜了陰陽家及道家思想」但仍舊是屬於儒家作品，是儒生讀《易》之後的心得記錄。

獨特之處：援引了唯物史觀以及辯證法來注解卦交辭「以《易》為古史」跟「援引唯物史觀注《易》」。

《周易》著成時代及背景

古說：卦辭為文王作，爻辭為周公作；周公作卦爻辭；孔子作卦爻辭

古史辨新說：顧頡剛、余永梁以為周初卜官所作

《周易》爻辭提及畜牧時代，可知其史事斷定，根據顧頡剛的分析，王亥喪牛羊于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箕子明夷和康侯用錫馬蕃庶五件事，認為兩件是商的，三件是商末周初的；更因其言涉封建之事而否定作於文王。

李鏡池〈周易筮辭考〉：筮辭編纂說

《左傳》卜筮普遍現象：句必整齊，喜用韻語

習用散文到喜用韻語中間必有過渡期，便是卦爻辭編纂時期。

「卦爻辭大部分是編纂而成的。編纂年代應當在西周初葉。大部分是直接編錄舊有的筮辭，小部份是編纂者的著作。前者的資料來源是在西周之前。至於編纂而成的證據，是卦爻辭中有散體的筮辭與韻文的詩歌，如非有意的編纂，不會有兩種體製不同的文字。」

「“比”與“興”這兩種詩體，在詩經中是很多的，說詩的人自會依體解釋。但周易中也有這類的詩歌，卻從來沒有人知道，更沒有以說詩之法說易了。現在我們不特從周易中看出詩歌；且可從這些詩歌來推考周易的著作年代。」

李鏡池〈周易筮辭考〉：筮辭編纂說

〈小雅·鴻雁〉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明夷·初九〉

明夷于飛，垂其翼，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有攸往，主人有言。

〈中孚·九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李鏡池〈周易筮辭考〉：筮辭編纂說

〈明夷.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周南. 葛覃〉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邶風. 燕燕〉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邶風. 雄雉〉

食庚于飛，熠熠其羽。〈幽風. 東山〉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鳳皇于飛，翯翯其羽，亦集爰止。〈大雅·卷阿〉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周頌. 振鷺〉

李鏡池〈周易筮辭考〉：筮辭編纂說

〈中孚. 九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和”與“爵”“靡”，古音亦相叶的。“爵”，王肅讀為“呼報反”(釋文引)。

“靡”，“亡池反；又亡波反”(據宋本釋文)。

顧炎武謂“靡，古音摩，見詩黍離”(易音一)。《周易探源》

因著這兩條爻辭，李鏡池提出「有時要以假借來解釋卦爻辭」以及「對於比興式的卦爻辭，要用詩歌的眼光來解讀」。

→這些卦爻辭為甲骨卜辭與詩經之間的過渡文體

李鏡池〈周易筮辭考〉：筮辭編纂說

以下《左傳》兩則易例不見於今本《周易》，**為卜官臨時撰成**：

閔公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對應的爻辭應是：「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季氏未來對於魯國將有生死存亡，休戚與共的影響力。沒有季氏的輔佐，魯國將難以興盛。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飢餓）死。」

「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除了初九爻辭之外，他還取用了明夷下卦（離），以及初九爻變之後的下卦（艮）等卦象來解卦，藉以擴充及引伸明夷初九爻的占斷內容。

李鏡池〈周易筮辭續考〉

一、貞兆辭重迭和相反

二、編者對占筮者的提示

三爻辭的對襯式和階升式的編排

李鏡池〈周易筮辭續考〉

- (1). 卜辭的類別為二，一為卜吉凶的貞兆之辭，一為記事實的敘事之辭。周易筮辭亦同。貞兆術語雖或相似，而大較則不同。同時，卜辭貞兆的次序，是很規則的，先貞後兆，少有例外。周易筮辭的貞兆次序極不規則
- (2). 卜辭中貞兆之辭，可分兩類：(一) 卜時的兆示，又可分兩類：一為單記吉凶，不繫事實的。二為與貞事同記的貞兆之辭。(二) 事後的紀錄
- (3). 占筮的範圍，和卜辭相近；但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比卜辭的時代古遠。而所記故事則又後於卜辭。思想意識則推遲的更晚，約當在西周末年。
- (4). 卦爻辭中的貞兆之辭，依照記事種類來看，以戰爭、祭祀、商旅的為多，反映出周民族早期的社會生活。當中最早的事故是太王去邠遷岐，王季伐西落鬼戎的故事。
- (5). 周易筮辭的組織可以歸納為三類：象占卜辭、敘事之辭、貞兆之辭。

李鏡池〈周易筮辭考〉：易中有史

在《周易》屬「眾人皆知皆用」的前提下將卦爻分為十二類：行旅、戰爭、祭祀、飲食、漁獵、牧畜、農業、婚媾、居處及家庭生活、婦女孕育、疾病賞罰訟獄。

——反應出寫作時周民族之生活型態

從統計來看，他認為這些筮辭多半是在周民族上在岐山向東徙，過游牧生活時的材料。一面想向外發展，又一面對行旅危懼，好在是：「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無妄. 六二）那時酋長一意主張向富原進發，「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師. 上六）結果是這個命令實行了，「利用為依遷國」（益. 六四）。

李鏡池《周易筮辭考》：易中有史

根據上段，他不只揣想了社會生活，更結合其發展史，從鮮少提及農業、遷徙及開國三方面特點推測：

- 一、卦爻辭的材料大部分是游牧時期之材料，西周初葉較少
- 二、從甲骨文的「黍年」、「有年」、「其雨」來看，殷民族已進入農業時代，但卦爻辭沒有農業痕跡，反而說「不耕獲，不菑畲」，可見其材料年代頗早

李鏡池《周易筮辭考》：易中有史

三、從考古學來看，許倬雲也指出周人的確是徘徊於農業邊緣的集團：「周人在不窋（出×´）之後奔於戎狄」

周本紀：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

李鏡池《周易通義》：易即古史

一、完整串講六十四卦，仍有以《周易》為卜筮之書的前提，由當時筮辭輯纂而成，保留原始社會遺風。

二、原先贊同顧頡剛之說法為西周初葉，後認為寫定時間為西周晚年，其中蘊含編纂卜官對拯濟周室之思想，與詩經中變雅之情感相似，且經文多押韻，依照韻文發展寫定時間也不可能太早，並以金文用韻為證：

「一，西周初年的金文用韻的很少，多在西周末年與東周列國，和《詩經》演進軌跡相同；二，用韻的金文，都是有意的製作，縱或不全篇，如齊侯叔夷鐘，前半無韻，後半用韻，也是很清楚的。」這兩點關係頗重大，它告訴我們，文學演進的歷史，應用的文學，早於美化的文學，而美化的文學，又影響了應用的文學，趨於美化。」



Thank you

